

# 來自千島之國的 臺灣移民官



目前在本署臺北市服務站服務的朱瑋苓科員，在印尼出生長大，歷經排華暴動，直到高中才回臺就讀，因為誤用中文成語而常被朋友調侃是「假臺灣人」，然而，瑋苓捫心自問：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臺灣人呢？連我自己也沒辦法定義。雖然從血緣上來論，我是臺灣人，但種族也僅僅是身體的一種表象，在全球化的情勢下，每個人因著不同的成長環境，早已體現諸多跨文化的特質。」

文 / 臺北市服務站科員 朱瑋苓 圖 / 臺北市服務站科員 朱瑋苓、秘書室 丁周平

## 生在異地，長在異鄉 什麼才是「真臺灣人」？

我因為父親經商的緣故，從小就與號稱千島之國的印尼結下很深的情緣。從出生以來到求學階段都在這片土地成長，直到高中才返臺定居。當我回到臺灣就讀高中時，印象最深刻的幾句問候便是：「你是印尼人嗎？怎麼妳的皮膚不黑？」「印尼有柏油路嗎？」「哇，原來印尼也有自動鉛筆呀！」這些問候看似好氣又好笑，也同時暴露出當時的臺灣人，對東南亞實實在在有不認識。

回臺就讀高中，對我而言是相當吃力的經驗，因為我的中文僅停留在小學基礎，無法立即上手高中課程。小學時，我所就讀的「海外臺北學校」，是一所提供海外臺灣人學習中文環境的學校，師資教材一律與臺灣同步，如此一來，造就我一口流利的中文，



瑋苓（右上）小學時與在印尼的臺灣學生合影，準備表演中國舞蹈。

聽口音，不會有人相信我是在印尼長大的。但有不少熟識我的朋友，仍常常調侃我用錯成語的毛病，還嚷嚷著「假臺灣人」這樣跟我鬧著玩。但其實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臺灣人呢？連我自己也沒辦法定義。雖然從血緣上來論，我是臺灣人，但種族也僅

僅是身體的一種表象，在全球化的情勢下，每個人因著不同的成長環境，早已體現諸多跨文化的特質。

國中時期，因為想體驗不同的學習環境，便要求父母讓我轉學至國際學校就讀，對我而言又是嶄新的考驗。這所學校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人，主要都是用英文溝通，但由於印尼人學生還是佔多數，所以印尼文自然地成為我的第二語言，而英文居後。有鑑於同儕都是印尼人，我也很快速地融入印尼文化，並學習與來自不同文化國家的人相處。



瑋苓（右）念念不忘的印尼家鄉梯田景象。

## 也是新住民過來人 多元文化需要寬宏眼界

新住民在臺灣的生活絕對不輕鬆，因為我親身體驗過。即便在印尼長大，但是文化背景仍與當地有別，所以在求學期間，必須適應並學習各類的事物，也要擁有寬宏的心思與眼界與來自各方文化的人相處。我很感謝國中時期的經驗，讓我在個性的養成上

有許多跨多元文化的基底，也擁有更多的包容性去看待這個世界上許多不一樣的事物。

還記得在 1998 年，約莫我小學 5 年級的時候，印尼發生了歷來規模最大的排華暴動，又稱五月暴動，當時的印尼華人、包含我們這些僑居印尼的臺灣人，都連夜趕去機場。排華情勢嚴峻，家家戶戶斷水斷電，只怕自家被叛亂份子隨意縱火。我還記得望見路上各家的窗戶都是被石子打碎的痕跡，臺灣人們深怕一個耽擱就會在路上被攔截，漏夜奔往機場，但抵達機場後，因班機不夠，足足在地板上睡了兩天，才等到班機飛回臺灣避難。猶記得我驚魂未定，拖著疲累身心抵達臺灣機場後，突然大批媒體湧上，每個記者劈頭問的都是：「你們是從印尼回來的難民嗎？」媽媽隨即牽著我們快步離開。即便現在已回臺居住多年，回想起這些往事，仍然惦記著印尼，畢竟這片土地有我成長的記憶，它是我成長的家鄉。

返臺之後，我深深感受到比起印尼，臺灣的生活步調快上非常多，競爭也十分激烈。高中回來後，我只能埋首書堆，因為中文基礎不足，讀書格外辛苦。還記得年僅高中 1 年級時，不過是一個期中考，就能把我逼到清晨 5 點還唸不完，小睡一會兒後再去學校，考出來的成績卻仍相當差。在臺灣的生活，就是犧牲所有娛樂、不斷念書、培養能力，經過種種磨練才找到讀書方法，迎頭趕上大家的程度。我很慶幸自己後來考上世新大學，就讀傳播科系的各方訓練，包含上臺作簡報、寫稿、練筆、寫申論題等等，都為日後深造和就業打下了根基。

## 印尼語的另一個契機 來自印尼的臺灣移民官

在師大就讀研究所時，指導老師范世平知道我過去在印尼的成長經驗，便建議我的論文可以朝這方面撰寫，於是我開始大量研究印尼華人在政治方面的議題，並對印尼華人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各方面的脈絡有更深一步地了解。某次與研究所同學閒聊時，對方得知我擁有印尼語專長之後，就非常鼓勵我去報考移民署舉辦的移民特考印尼語組別。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移民署這個單位，於是，我抱著「就試著衝衝看吧！」的心態，開始認真鑽研準備。很幸運地考取後，隨即在研究所畢業後赴任。在分派到工作崗位前，我們需要進行為期 8 個月的訓練，相信這對每個考取的同學來說，都是一生中與眾不同、相當難忘的經驗。

當時，由中央警察大學代為管理的訓練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半軍事化的生活型態，一開始實在很不習慣，但也逐漸瞭解到為了因應未來移民署的部份業務性質，移民官們的確有紀律養成的必要性。



瑋苓（左 4）考取移民特考，在中央警察大學接受柔道訓練。

移民署有別於其它公務機關，工作性質非常多元，差異性也頗大，光是機場、服務站、收容所以及專勤隊等 4 大類型，性質就相當迥異。結訓後我分發到臺北市服務站辦理第一線工作，面對不同的民眾，除了自身的情緒管理相當重要外，還需具備應對民眾情緒的能力，知道他們的需求，並用適當的方式回應不同問題。

然而，我深深理解到，多會一種語言不僅為工作加分，也為工作帶來不同的樂趣。好比有些印尼民眾來櫃檯申辦案件時，根本沒想到這位看起來就是普通臺灣人的移民官可能會說印尼文，於是開始用印尼文抱怨，「等好久喔，這個小姐的動作比較慢，上次那個小姐比較快啦！」其實，每次辦理的案件狀況不同，並不能將辦理時間一概而論，而我也就微微一笑後用印尼文回道：「Sabar Donk（耐心點，快了快了）。」只見對方露出些微尷尬的笑容點了點頭。還有一次，在櫃檯收件過程中，用印尼文與一對來自印尼的夫婦閒聊幾句，竟然遇上了爸爸當年在印尼的工作夥伴！只能說，語言的力量能把整個世界聯繫在一起！

在移民署的工作，時常需要從與人的對談中得到一些線索，並不是一般例行性的案件處理就夠了。我期勉自己除了在前線磨練與民眾應對的能力外，也要不斷增進專業知能，並以服務和感恩的心持續在移民署工作！■